

近代二十家評傳

王森然著

錢玄同顯



王森然著

近代二十家評傳

书目文献出版社

封面題字：錢玄同

封面設計：錢君匋 王東得

責任編輯：楊 揚

近代二十家評傳

王森然 著

中國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順義冠中印刷廠排版

河北涿縣辛莊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850×1168毫米 32開本 21插頁 13.5印張 300千字

1987年1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4,800冊

統一書號：11201·38〔平裝〕 定價：2.50元

《近代二十家評傳》 出版說明

王森然教授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畫家和思想家。他從年輕時代起就追求進步、追求光明，一生辛勤從事教育和積極參加進步社會活動，又有大量著述問世。一九三四年，他寫成了《近代二十家評傳》，在許多出版社顧慮其內容涉及共產黨人評傳不敢受理的情形下，奮然自費印行。這部評傳在當時史學界、文學界和青年學生中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中《李大釗先生評傳》是在李大釗烈士被害後，他挺身而出，公開發表的正氣凜然的傳記。對周樹人（魯迅）、郭沫若這樣的新文學大師他都做了熱情評論。對其他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也都做了詳實的紀傳和獨抒己見的評議。這些評傳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雖並非所有論述都能精當，也不可苛求。綜觀全書，其中貫串了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進步思想，是很可寶貴的史學著作。承蒙王森然先生生前慨然同意由我社重印《近代二十家評傳》，並由過去在報刊上已發表的“中國近代百家評傳”其他各家評傳中再選編而成《續近代二十家評傳》，也交我社出版。我們願意勉力做這件事情，是想便於今天的讀者從這些人物評傳中了解我國近代社會變化和中國人民爭取解放道路的某些側面。這兩部書在讀者學習近代史特別是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增強愛國主義的自我教育中，可做為有用的讀物；在青年們學習知人論世，以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鼓舞振興中華的壯志，努力參加祖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也可做為有益的參考書籍。

因為這是過去論著的重印和選編，除按照今天讀者習慣改為橫排並加了一些書名號外，力求保持文字原貌，只對原刊印中誤漏倒置或個別文字應修飾處做了訂正。另外，覓得評傳傳主的照片與手迹多幅，不少屬於稀見者，個別雖翻拍自舊時報刊，不很清晰，但也頗難得，也於重印時一併附於書中，以饗讀者。

這次重印〈近代二十家評傳〉得以習仲勳同志所寫〈紀念王森然同志〉一文冠於書前，王首道同志特為本書撰寫了重版序言，我們謹致以謝意。

書目文獻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七月

紀念王森然同志

習 仲 勳

王森然同志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革命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今年是他執教七十周年，全國政協和文化部準備召開一個座談會，以示慶賀。時隔不久，當我去幾內亞參加塞古·杜爾總統的葬禮回到北京後，却接到了他已逝世的噩耗，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心里十分悲痛。王森然同志雖然不幸離開了我們，但他的革命精神、高尚的人品，他對國家、對社會所作出的光輝業績和卓越貢獻，會長留人間，值得我們永遠懷念。

王森然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進步、追求革命的一生。他從青年時代起，就走出家庭，投身革命，以身許國。在“五四”運動中，他追隨李大釗、鄧中夏、魯迅等革命先驅，提倡民主、科學，傳播馬克思主義，為新文化運動而奔走呼號。一九二一年春，他在保定同鄧中夏同志一起研究社會問題，尋找民族解放的道路。當時，他是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同志之一，多次遭到反動軍閥的通緝。一九二四年初，他接受杜斌丞先生的邀請，到具有革命傳統的陝北榆林中學任教，同魏野疇、李子洲同志一起在陝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種。一九二七年，在李大釗同志被反動軍閥殺害後不久，他拍案而起，發表《李大釗先生評傳》，橫眉冷對劊子手的屠刀，一身正氣，大義凜然。

在傳播進步思想、動員民衆的同時，王森然同志以極大的熱情介紹外國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鬭爭的情況，求索歷史的經驗、教

訓，以供中國革命借鑒。二十年代末，他經過多年的收集、整理，寫成了《世界婦女運動大系》，系統地介紹了世界各國婦女運動的概貌，對我國婦女運動的歷史和當時的狀況作了頗有見地的總結，對我國婦女運動與革命運動的關係、婦女運動的前景作出了積極的探討。蔡元培先生對這本書曾給以極高的評價。王森然同志對偉大的導師列寧極為推崇，稱列寧是“二十世紀前半葉世界最偉大的革命人物”，是“旋乾轉坤的偉大人物”。歷史證明他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王森然同志對我國近代史，特別是我國近代、現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的貢獻。他撰寫了很多史學著作，尤其是久負盛名的《近代百家評傳》、《近代二十家評傳》，革命激情溢於言表，力透紙背。在對歷史的回溯和對先輩的追憶中，他痛斥黑暗，歌頌英烈，慷慨陳言，感人肺腑。他治學嚴謹，不沉溺於故紙堆中。於時代的利弊，於民族的功過，於祖國的毀譽，是他治史的準則、論人的尺度。

王森然同志還積極地投身於新文學運動，着意介紹革命文學，痛斥封建主義的腐朽文學，提倡現實主義的革命文學。他的漢學淵博，古文功底豐厚，但他摒棄舊文學，摒棄八股體，以新的形式表達新的思想，創作了大量的新詩、小說，為新文學運動推波助瀾。一九二六年起，他發表和出版了大量新文學理論專著，正確地闡述了文學對社會生活的依賴性，文學的階級性，文學的革命功利性，以及文學本身的一些特殊規律，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我國的傳播作出了卓越貢獻，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講壇上、報刊上，孜孜不倦地宣傳革命的文學思想、藝術思想。教育青年和文藝工作者，使藝術為民衆服務、為工農兵服務，走出象牙之塔，到民衆中間去。他的革命文藝理論的觀點，就是在今天，也還是應該堅持和發揚的。

王森然同志長期以來從事教育工作，功勞卓著。早在一九二

七年，他在多年教學改革實踐的基礎上，寫成《中學國文教學概要》，評述了蔡元培、魯迅、李大釗的教育言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改革思想。他提倡教育為進步事業服務，為祖國、為民族服務；提倡教育與人民大眾結合，為人民大眾服務；提倡教育變革；強調教育不能脫離時代；強調教師要有正直的人格和淵博的學識。這部著作是我國現代教育史上早期的一部有重要價值的教學法論著，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全國解放前夕，王森然同志已年過半百。他毅然接受陶鑄同志的邀請，隨軍南下，任武漢軍管會顧問、中南區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他在參與新中國的文教組織工作中，準確地體現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教育方針，坦露了一個老教育家的赤熱情懷。他提出：“過去國民黨反動派的教育實施，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進步的教育界人士都受到了最嚴重的迫害。現在大家都是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應該決心為人民的教育事業服務。”他希望大家努力學習，確立為人民服務的新觀點，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教師。他從事教育事業七十年，為中華民族培養了幾代優秀人才，劉志丹、謝子長、曹力如、王子宜、李培之、安娥、李廣田、趙望雲、張啟仁等同志，就都是他的學生。

王森然同志為繁榮祖國文化事業貢獻了巨大的力量。他和藝術大師齊白石、徐悲鴻等先生一道，致力繼承民族藝術傳統，為當代中國藝術的創新，為打破傳統花鳥畫陳舊格局，創出面目一新的表現方法，付出了驚人的勞動。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以近九十的高齡，為人民大會堂完成了巨幅國畫《松鶴朝陽》和《羣鷹圖》。他以蒼勁的古松象征古老的中華民族，以朝陽象征我們的黨，以健壯的雄鷹和高翔的白鶴象征意氣風發的各族人民，筆墨雄健，氣勢磅礴，洋溢着我們民族、祖國、人民、時代的活力，洋溢着王森然同志盼望祖國昌盛、民族富強的赤子之情。同時，王森然同志還以他的藝術傑作，在對外友好交往中，為祖國、為人民贏得了榮譽，增進了我國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誼。

半個多世紀以來，王森然同志繼承了中華民族優秀的學術傳統，以博求精，幾乎涉及整個社會科學範圍。他在新文化傳播、教育學、文學、史學、哲學、美學、語言文字學、社會學、文學教育、史學教育、藝術教育、美術理論研究和國畫創作諸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業績，不僅表現在文字上、言論上，更重要的是傳播在青年中的進步影響和革命意識。他不僅是一位知識淵博的理論家，而且是一位身體力行的實踐家。

王森然同志作風正派，憎惡分明，艱苦奮鬥，鍥而不捨，心境曠達，具有高度的正義感和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他誕生在民族衰亡的年代，生活在戰火四起的歲月，他為我們東方的文明而自豪，為祖國的江山任人宰割而痛心，為民衆的艱難困苦而疾呼。他為祖國的繁榮，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奮鬥了一生。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黨。他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他為黨工作，任勞任怨。“文化大革命”期間，盡管遭受了慘重的迫害，但他對黨、對人民、對革命的由衷之情沒有絲毫的改變。

王森然同志為人正直，生活儉樸，情操高尚。對長者，他恭之以禮，求之以學；對同輩，他熱情如火，寬懷以待；對後學，他諄諄以教，誨之不倦；對同志，他心如平鏡，一片真心。在這裏，我要特別提及的一件事，就是王森然同志在離開陝北時，劉志丹同志將他的懷素千字文拓片卷軸相贈，留作紀念，至今整整六十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王森然同志一直珍藏在自己手中。直到逝世前，他在遺言中囑咐後輩，把這個卷軸交托我保存。我衷心感謝他對我的信賴，更十分感謝他為黨完整地將劉志丹同志的遺物保存下來。他對革命烈士所表現的這種無限忠誠的高尚情誼，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王森然同志是一位從辛亥革命起就接受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他九十年來走過的道路，正是我國大多數進步知識分子在為中國人民解放

事業長期奮鬥中共同走過的道路。他是我國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之一。

五四運動至今六十五年以來，我國知識分子走過了一條曲折漫長的道路。在民主革命階段，我國的知識分子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他們中的先進分子起着先鋒和橋梁作用；在社會主義階段，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我國四化建設的依靠力量。今天，我們紀念王森然同志，正是充分肯定知識分子在我國革命事業中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貢獻，正是要在全黨和全社會形成重視知識，重視知識分子的風氣，進一步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使知識分子在四化建設中積極施展自己的才能，為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作出最大的貢獻。

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

學習王森然教授的愛國主義思想

——《近代二十家評傳》重版序言

王 首 道

王森然教授是我國著名的革命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他是很早接受民主主義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年少時便參加辛亥革命，後來又參加“五四”運動，參與組織“五卅”罷課，曾因此被軍閥曹錕等多次通緝。早年，王教授便與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杜斌丞、楊虎城等友善，並曾親聆魯迅先生的教誨。王教授曾在河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北大學等二十多所高等學校任教。新中國誕生前夕，應陶鑄同志之邀隨軍南下，曾任我武漢軍管會顧問，中南區臨時政府文教接管部副主任。一九五一年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他不但多年從事教育工作，還寫作出版大量有關教育、文學、美術理論等方面的著作。他的作品除學術成就之外，表達了他對偉大祖國、偉大人民的熱愛。王教授在近九十歲高齡，仍壯心不已，勤奮工作，為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

王森然教授對史學有很深的造詣，尤其擅長撰寫人物評傳。三十年代末，完成了《中國近代百家評傳》，全書共二百餘萬字。前二十家由錢玄同題為《近代二十家評傳》，因其中有共產黨人的評傳，且以內容“激化”為由，所有出版社均不敢受理，乃自費印刷。全書原計劃分五集出完，因抗日戰爭爆發而未果。他在《近代二十家評傳》自序中，表明了對舊社會反動統治的憎恨，指出：“今日之社會，乃一卑污暴亂衰頹之社會。上自國政，下及民生，無分公家事

業，及私人行爲，映於目而聞於耳者，無不令人震驚迷惘失望傷懷。”他主張“救之之道，端在改正國民之根本信念。”他在闡明撰寫目的時指出：“余選國內碩學宿儒，二十名家，片言隻詞，皆足以怙然慰人之望，犁然當人之心；一舉一動，又皆豪鑰乎羣倫，綱紀乎民德；雖其立場不同，主張各異，而其勢至重，其響至捷，其任皆艱且巨矣。讀此一編，此數十年來保守運動，解放運動，革新運動，與革命勢力，壓迫勢力，血肉相搏之結果，歷歷現於目前。雖不倫不類，言論主張，極相觸忤；而其學問人格，皆有其長可取，苟能由此循出一規，以正學術，而展文化，是尤余之至望也。”這就指明，作者意圖是通過研究歷史人物弄清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事實，還通過研究各名家的學問人格，探索我國學術文化發展的規律，以此激勵人心，扶植正氣，改革“黑暗卑污暴亂衰頹”之舊社會。

作者學識淵博，視野廣闊，取材豐富，分析精微。所寫人物，個個生動；表達見解，不同一般。全書貫串愛國主義的、民主主義的進步思想。在〈李大釗先生評傳〉中，對我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的學問人格備極推崇，謂“先生一生，勤樸清直，艱苦卓絕，潔身遠名，不營時譽，……臨事不苟，臨財不得，是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者也。”熱情贊頌李大釗“砥節勵行，從事革命，民國以來，任何黨派中，不數數睹也。”“先生寧以身殉黨，以死償學，不肯屈法以求容，其忠於主義，勇於任事，以視後之尸竊高位，伺敵人之喜怒，以諂媚取榮者何如也！”“處此黑暗、墮落、惡濁、卑污之世界，非先生誰能爲指路之明燈哉。”至誠之言，動人肺腑！〈李大釗先生評傳〉是在李大釗被害後，他不畏強暴公開發表的。他痛哭先烈，聲討國賊，此種精神，實難能可貴。對魯迅、郭沫若等名家，都給予熱烈的推崇。至於其他的名家，均有獨到的見解，自成一家之言。當然，他的所有論述，今天看來，並不都很精當。這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可苛求。正如恩格斯所說，即使偉大的思想家，也“沒有能够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制”（〈馬克

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05頁)。重要的是，我們要學習他愛國主義的思想，通過名家評傳了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近代歷史。而且通過各位名家走過的路程，都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革命道路的艱難曲折，救國的真理得來不易，新中國的來之不易。足以使我們更加熱愛社會主義中國，更加鼓起振奮中華的壯志。這對於我們大家，尤其是對於青年一代以及海內外知識界都將有很大教益。書目文獻出版社為了配合全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決定重印《近代二十家評傳》，還將出版《續近代二十家評傳》，我認為是很好的。這兩部著作，確是學習中國近代史、近代思想史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可作為幹部、青年的良師益友，對於提高他們的認識，振奮他們的革命精神，從而促進我國“兩個文明”的建設定有補益，因此，我樂於推薦，並欣然作序。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近代二十家評傳》重版贅語

幼時，蒙師教我讀陸隴其的《崇明老人傳》，這篇故事並不出色，然其敘及傳主“年且九十矣”幾字却印迹深深，當時以爲九十歲何等遙遠。然而，“白髮無情侵老域，青燈有味似兒時”，光陰荏苒，我自己也九十歲了。連日披裘兀坐燈前重閱此書，紛紜舊事，歷歷在目，似真似夢兩依稀，難以一一形之楮墨。

我至今猶非史學家，但自束髮讀《鑒略》起，以後縱覽史書，教授史學，與歷史結下不解之緣。年齒稍長，眼界略寬，漸知書山萬仞，攀登之難。就胆識、才力、學力及所掌握資料而言，都注定我幾十年教學、寫作，逃不脫“平庸”二字。

生活於地覆天掀歲月中的知識分子，思想、行爲總要受到時代浪潮的沖洗。萬馬齊瘖的年代，言論受到箝制，授課之餘，或借歷史人物發泄憤懣；或從報刊剪存若干史料，編排成文，以養活妻兒。積稿一多，逐漸作了個完整計劃，開出百人名單，準備出一套書。由於戰火紛飛，文獻不足，衣食維艱，寫作心情惡劣，質量不高。尤其是日本侵華，計劃中“百人評傳”却只出版了前二十家。完成的其它大半發表在舊日刊物上，難以集齊。海外學者贈我“傳記作家”的頭銜，也是誤會，並不使我飄然。

在重版五十年前的《近代二十家評傳》的時候，不能不爲我的民族和國家在半個多世紀中的巨大變化深深鼓舞。今天，祖國已成爲世界巨人，屹立東方。時代的發展促使學術新生，富有傳統的中國傳記文學也湧現出如林新作，很多書取材翔實、精煉，科學性及文學性都較強。有如一個跑了半生龍套的演員，在正廳看戲，台

上有重發勁枝的老樹，也有姹紫嫣紅之新葩。我在汗顏與欣慰中鼓掌，熱情觀眾將我也擁上舞台，只覺惶悚不安，感慨萬千，阻塞喉咽，將希望寄托於來者。

魯迅先生健在日，慨嘆文獻散失，許多青年不知除舊布新之難，曾多次說：“我若不寫關於中華民國史的小說，將來恐怕沒有人能寫了”。業師謝世四十餘載，宏愿成空，已是我國文藝史上的憾事。今天成長於紅旗下的青年學子，接觸史料機會更少，此書選材難免有偏，立論更欠精當，帶着時代、歷史、學識等等方面缺陷的舊作，或許有些填平補缺，認識舊時代的作用。往年，楊霽雲為迅師抄編《集外集》，先生勇於求真，不悔少作。我也決定原貌付樣。書既出世，如同孩子脫離母體而獲獨立生命，再者小修小補無濟於事，反而失真。我手中的禿筆，換去毛管就變成另外一支了。

有人問到我此書觀點是否全符歷史唯物主義？有些傳主後半生的許多重要活動是否需要增補？重印是否有誤青年？

我想書固不佳，甚至有毒素，應告罪讀者。浪費了三十多年大好時光没能重寫，內心十分抱愧。然而我相信讀者的批評力，自會取捨，不足之處，盡可從他方彌補。絕不能侈談羣衆創造歷史，同時却以阿姨自居，比羣衆作幼兒，表裏不一，遭人當面恭維，背後嘲笑。諸葛亮以包辦代替的精力去教育阿斗及後輩，效果許會更好，我又怎能與孔明相比。很多學生在舊時看過此書，却參加了革命，可見不曾中毒，難道今天讀者水平不比過去高？果真如斯，豈非今不如昔？責任感使我看出文化的發展和學術的進步。

連宵爆竹，聲聲不斷，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面對這部早歲完成於暗夜斗室中的舊作，我將永遠放開你們了。盡管我老而非驥，連百里之志也不切實際，還是以餘年不停地耕耘，以報答哺育我的母親，哺育我的中華民族。

王森然

甲子春節，公歷一九八四年二月二日

《近代二十家評傳》原序

一時代最大多數人之思想言行，必隨極少數出類拔萃之學者之思想主張或誘導糾正之傾向而轉移。執政採納以弛張，兵家取決以和戰，青年志士各趨所宗而追求，農工商賈皆隨所仰而奮勵；靡然向風，潛移默化，是亦是，非亦非，行亦行，止亦止，進亦進，退亦退，棄亦棄，取亦取，保守亦保守，變革亦變革。其倡導服從，漸漬觀摩，雖有直接間接，積極消極，或多或寡，有偏有全之各殊；而要其以一時學者思想之結晶，陶成一時代之風尚事業，蔚為當世或將來之文化大觀，則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史冊歷歷，何待指數？而其探討之苦心，奮鬪之精神，進化之偉願，創造之智慧，矯世變俗之毅力，孰非各本所能，各展所志，而各有其不可磨滅者在？

火線之燃，以次後延。雖或因燃料環境及天時之關係，燃有疾徐或衰旺；但先如不燃，後無從繼；亦不能謂某段為燃，某段為不燃，文化思想之革進，絕類遞燃之火線。先啟其機，後承以進，莫為之前，何從而革？且當時為新，過時即舊，今笑昔為舊，後亦目今非新。故僅可謂文化思想之演變，有疾徐衰旺；若妄議前者為不進為無價值，則大謬不然。發明飛機者之不能蔑視創造輪船，亦猶創造輪船者之不得斥笑刳木為舟，胥在過程代謝之中，胥負承先啓後之任，而胥曾有其指導社會之功。烏可不擇其較顯著而最有關於世之學者，裒其事，輯其言，搜收其一切著作，以表彰一時代思想起伏之源流，文教傳循之軌跡，及其有關於政治社會教育文藝之小大，俾後之人得以考覽檢討？況其生者，猶在努力不懈，其成功之所屆，誰得而限量？

定縣王君森然教育家而兼文學家，講授著述之餘，頗致力國學

之整理，頃著吾國《近代二十家評傳》甫脫稿，余涉獵之。見其所收選，非一代宗師，卽各學專家，詳採言行，細大不捐，以流暢之筆，寫繁複之事，成敗並陳，功過不掩，闡幽攝顯，評論悉精，而於諸人思想革變，主張同異，或相反而相成，或矛盾而互著，尤能尋根探源，照徹隱微，不愧爲諸人知己，直現代有價值之信史！故吾以爲卽名是書爲“中國近百年學術史要”亦可，或名是書爲“中國近百年學術思想變遷史”尤確，余先睹爲快，復有感於中，烏可不言！

一九三二，九，一八，於北平，陽原王瑞徵。